

名作家 与 作品

MINGZUOJIAYUZUOPIN



名作家与作品

(俄国、苏联部分)

下 册

目 录

(俄国、苏联部分下册)

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 (1)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传·····	李廉恕 (5)
陀思妥耶夫斯基·····	《俄国文学史》(10)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	叶尔米洛夫 (25)
列宁和高尔基·····	(59)
高尔基忆列宁·····	(62)
高尔基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的信·····	(68)
列别辛斯卡娅会见列宁·····	(69)
高尔基·····	鲁迅 (72)
高尔基小传·····	辉 凡 (78)
长篇小说《母亲》·····	《苏联文学史》(87)
肖洛霍夫小传·····	靳 戈 (121)
肖洛霍夫的创作·····	《苏联文学史》(128)
阿托尔斯泰小传·····	李廉恕 (155)
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苏联文学史》(160)
法捷耶夫·····	鲁迅 (187)
法捷耶夫小传·····	秦 溪 (193)

法捷耶夫的创作·····	《苏联文学史》(198)
绥拉菲摩维支·····	鲁迅(223)
绥拉菲摩维支小传·····	靳戈(224)
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年)的创作·····	《苏联文学史》(229)
富尔曼诺夫·····	鲁迅(235)
富尔曼诺夫小传·····	靳戈(236)
富曼诺夫的《恰巴耶夫》(1923年)·····	《苏联文学史》(240)
革拉特珂夫·····	鲁迅(247)
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	《苏联文学史》(248)
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小传·····	吕绍京(253)
奥斯特洛夫斯基和他在苏联文学史上的意义 ·····	《苏联文学史》(256)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写作·····	奥斯特洛夫斯基(271)
马卡连柯的《教育诗》(1933—1935年) ·····	《苏联文学史》(296)
在儿童读物里的过去的历史·····	《苏联儿童文学》(298)
爱伦堡小传·····	草遇(301)
柯切托夫小传·····	靳戈(306)

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

……陀思妥夫斯基的《罪与罚》等，都不是吸末加咖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

《并非闲话（三）》（1925年）

《华盖集》《全集》三卷149页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

陀思妥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境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恼，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

相传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欢对人述说自己，尤不喜欢述说

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纠结的却正是困难和贫穷。便是作品，也至于只有一回是并没有豫支稿费的著作。但他掩藏着这些事。他知道金钱的重要，而他最不善于使用的又正是金钱；直到病得寄养在一个医生的家里了，还想将一切来诊的病人当作佳客。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不但这些，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

.....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

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小引》（1926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460—463页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象在

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忆韦素园君》（1934年）

《且介亭杂文》《全集》六卷71页

……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题未定”草（一）》（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

《全集》六卷347页

到了关于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说一两句话的时候了。说什么呢？他太伟大了，而自己却没有很细心的读过他的作品。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

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这伦勃

罗梭式的说明，在现今的大多数的国度里，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战人们的赞许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

《全集》六卷405—407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传

李 廉 恕

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 俄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 他的创作具有极其复杂、矛盾的性质。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于医生家庭, 自幼喜爱文学。一八三八年按父亲的愿望进工程学校, 一八四三年毕业。但一年后决定当职业作家。他早年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涅克拉索夫、别林斯基有密切的联系, 是四十年代进步知识分子反封建农奴制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 受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这对他早期的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1846)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果戈里写“小人物”的传统。小说以上了年纪的穷公务员马卡尔·杰符什金和举目无亲的孤女瓦莲卡·杜勃罗谢洛娃通信的形式, 描述这两个真诚相爱的人以及他们周围许多穷人的悲惨遭遇。无依无靠的瓦莲卡在那“收容”她的亲戚的“好意撮合”下, 实际上沦为卖笑的女子。杰符什金竭尽全力帮助她跳出火坑, 为她安排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但贫困和凌辱不肯放过他们。瓦莲卡终于被迫嫁给当初玷辱了她的地主贝科夫。小说把两个天涯沦落人肝胆相照的深挚感情表达得真实动人, 结尾尤其使人感到痛楚与凄凉。作者不仅对“小人

物”深表同情，而且指出这些相依为命的穷人较之蹂躏他们的富人有高尚得多的情操。杰符什金虽然贫穷、卑微，却善良、勇于自我牺牲，他的爱能容纳全人类的痛苦。在他身上，人的尊严感已有所觉醒，他对不合理的社会偶而也会发出抗议。这说明果戈里的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精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里更加深化了。因此小说深受别林斯基的赞许，被他称为俄国文学史上“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但从作者对“小人物”屈从于命运的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已显出他与别林斯基分歧的端倪。这错误的苗头日后发展成了他反动的说教。

继《穷人》之后发表的几个中篇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分歧日益加剧，终于导致了他们关系的破裂。后者认为，《双重人格》（1846）的“幻想情调”使小说脱离了当时的进步文学。而在《女房东》（1847）里所流露出的反动的神秘色彩、病态心理以及为疯狂而写疯狂的倾向，更是遭到了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幻想者的形象在《白夜》和《脆弱的心》（1848）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一篇里虚幻的空想甚至把主人公送进了疯人院。可见，青年时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就已经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是社会主题、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另一方面是病态的幻想、主观主义、神秘主义。

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朗读具有反农奴制思想的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信及筹备秘密印刷所的罪名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判处死刑。在刑场上即将枪决的紧张时刻，沙皇官员忽然宣告改死刑为苦役及充军。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四年苦役、六年军役。沙皇蓄意戕害彼

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毒计收到了效果。死刑、苦役、反动势力的猖獗，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种思潮的破产，苦役犯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作者本人政治上的动摇性和早年就已露头的思想矛盾，使他背叛了青年时代的信念，形成了一套以唯心主义和宗教反对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以温顺和妥协反对向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的矛盾世界观。因而，刑满回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在思想上成了革命的敌人。他在自己出版的《时间》和《时代》杂志上发表攻击六十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论文章。在文学作品中，作为伟大艺术家与作为反动说教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矛盾、真理与谎言之间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地表现出来。

他流放回来后初期的作品带有过渡性质，保持了四十年代的创作倾向，但重点已转向心理悲剧。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继续了“小人物”的主题，但《穷人》里偶尔还能发出抗议的善良的人，在这里已成了听任命运摆布的驯良的人。人道主义也为宗教的感伤主义所代替。

《死屋手记》(1861—1862)记载了作者对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对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的描写，客观地指出了他们犯罪是为社会所迫。对触目惊心的苦役生活的暴露，则控诉了苦役制对罪犯肉体、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但同时作者又宣传以温顺和容忍求得道德的更新。

《罪与罚》(1866)是一部使作者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作品。小说通过拉斯柯里尼科夫和马尔美拉多夫两家穷人与荒淫无耻的地主斯维德利盖洛夫以及冷酷卑鄙的官吏兼商人卢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描写了旧的经济、政治、道德基

础崩溃和新的、资产阶级关系迅猛发展时期的彼得堡的生活，其社会冲突和人物性格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拉斯柯里尼科夫是个有才智的大学生，但迫于贫困不得不辍学。他的妹妹为此决定嫁给她所厌恶的卢仁。拉斯柯里尼科夫不愿妹妹为他做出牺牲，乃起意杀人并制造了一套犯罪理论：“凡人”不得逾越道德规范，只能任人所为；“非凡的人”不受任何规范约束，可以为所欲为。为了证实自己是“非凡的人”，拉斯柯里尼科夫谋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但作案时他不得已地把老太婆的受剥削的妹妹也砍死了。犯罪后，拉斯柯里尼科夫受尽了内心斗争的折磨，终于在靠卖淫养家的索尼娅·马尔美拉多娃——无边苦难的化身——的感化下投案自首。

小说的社会意义在于它真实地揭露了犯罪是资本主义社会求生的唯一出路，并指出了以弱肉强食的资产阶级法则为基础的个人的反抗必然导致精神和肉体的毁灭。但作者牵强地将主人公的理论及反抗影射六十年代俄国革命者的理论和斗争，鼓吹用宗教信仰、逆来顺受和无边痛苦来纠正人的天性。小说就由肯定对不合理社会的反抗变成了否定对这个社会进行革命斗争，由抗议资本主义的苦难变成了拜倒在苦难脚下。反动的说教破坏了艺术的真实性，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悲剧性的矛盾。

一八六八年写成的《白痴》发展了“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主题。女主人公强烈的叛逆性和作为正面人物的梅什金公爵的善良与纯洁，使小说透出一点光明的色调。但一些用以攻击革命者的“虚无主义者”的形象削弱了小说的揭露力量。

所谓反“虚无主义者”的倾向在《恶魔》(1871—1873)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里已经没有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而只有对革命的恶意诽谤。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反动的一部作品。

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它既直接为反动统治集团服务，又宣传神权政体，反动倾向也很明显。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于心理剖析，尤其是揭示内心分裂。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也是难以企及的。他的小说戏剧性强，情节发展迅速，接踵而至的灾难性事件往往伴随着激烈的心理斗争和痛苦的精神危机，借以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纷繁复杂、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剧性。但他矛盾的世界观限制了他的艺术才能，并对俄国和世界文学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高尔基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无可争辩、毫无疑问地是天才，但这是我们一个凶恶的天才”。高尔基的话帮助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遗产保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皮沙烈夫与虚无主义——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斗争——格烈拔·乌斯宾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之一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最喜谈论些甚么呢？

他答道：谈论自己。

而他，这个人物，是这样对读者作自我介绍的：

我是个有病的人……我是个含有恶意的人。我是个并不动人的人。我想，我患了肝脏病。而且，我一点也没有考虑到我的病，其实，我就不知道自己有病。我不去医治，而且从没有去医治过，虽然我尊敬医学和医生。况且，我甚至迷信到极点，尽管我多么尊敬医学。（我是受过相当教育的，本来不至于会迷信，但是我还是迷信。）不，我不去医治是出于恶意。这点，当然诸君不会明白的。唔，但是我却明白的呀。不用说，我真不晓得怎样对你们解释：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的恶意究竟于谁有害；我知道得很清楚，我不去请大夫医治，那我一点也不会就“污辱了”医生的；我比谁还知道得清楚，我这样子只有使自己一人受害，于人无损。但尽管这样，假如说我还是不去医治的话，那就是出于恶意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但是，隔了几行，他继续说：

……我不但是恶意的，而且甚至绝不会转变成别的甚么：既非恶也非善，既非卑鄙也非诚实，既非英雄也非虫豸。现在我就躲在自己的角落里过活，以一种恶意的而且毫无用处的安慰来揶揄自己：我想一个聪明人不能够做出甚么了不起的东西来的，只有蠢才才有成就。对呵，十九世纪的人应该，而且在道德上也有责任，去做个主要是无性格的人物；而有性格的人，活动家，就主要是无远见的人物。这是我四十年来的信念。我现在四十岁了，但是四十年就是一生呀，这已是暮年老景了。四十余年寂寂无闻的生活过去了，无善可陈。谁活了四十多年呢？——回答吧，坦白地、老实地回答吧！我对你说，谁活着呀：蠢才和坏蛋活着。这点，我可以当面对所有老人们、对所有那些可敬的老人们、对所有那些银发的、发散着香气的老人们说的！我可以当面对全世界说的！我有权利这样说的，因为我自己也会活到六十岁。我还要活到七十岁呀！我还要活到八十岁呀！止嘴！给我勇气说别的吧！……（同上）

这种“歇斯底里”，这种尖啸而无力的恶意底野蛮的发泄，究竟从何而发生呢？

从自我屈辱感、从个人屈辱感而发生的，因历史的意志，个人被推移到生活的最前列，看到自己其实是无力对付那些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于是抱怨自己的无力，愤恨自己的意识的脆弱，愤恨到如此之甚，以至不去自然而然地希望扩大和加深这种意识，反而陷入绝望，并且否定了这种意识。

……然而，尽管这样，我还是坚决地相信：不但许许多多的意识，甚至每种意识，都是病态的……有时，仿佛是故意似的，就在我最能够意识到从前我们之间曾说过的“一切美和崇高”之

全部精义的一刹那间，是的，就在那一刹那间，我已经失去了这意识而做出这样的丑事来，这些丑事……唔，是的，一句话，这些丑事虽然你不妨说人人都会做出来的，但是，却正当我最能够意识到绝对不应做这些事的时候，反为好像是故意似的给我做了出来——为甚么常常会有这一回事呢？……

……我曾惭愧（甚至现在也许我还是惭愧），我竟堕落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感到某种秘密的、不道德的、卑鄙的享乐欲死灰复燃了，也曾，在一个最丑恶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角落里，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今天又干了丑事——你无论如何不要再蹈复辙呀！内心里秘密地在咬痛，我咬紧牙齿痛恨此事，责备自己，折磨自己到如此之甚，以至苦味终于变成了一种可耻的、可诅咒的甜浆，于是，毕竟又陷入无可救药的严重的享乐里了！是的，陷入享乐，陷入享乐呀！我停留在享乐上。我所以说起这些来，是因为我倒真的想知道：别人是不是也常常有这些享乐呢？我要对你们解释：享乐正是由于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卑无足道而发生的呀。……

……而我便越发相信这种所谓“怀疑”：如果拿一个反常的人为例，那就是说，一个知觉特别灵敏的人，这样的人当然不是自然所生成，而是人工所造成的（诸君，这已经差不多是神秘主义了，但是我也怀疑这点），那末，这个人为的人，有时候会对常态的人如此甘拜下风，竟至他自己虽然有一切特别灵敏的知觉，却诚恳地把自己当作是老鼠而不是人。就假定那是一只知觉特别灵敏的老鼠吧，但老鼠毕竟是老鼠，人呢，当然，是另外的一种生灵。而主要的一点，是他自己、是他自己把自己当作老鼠呀，谁也没有要求过他这样做，这是主要的一点。现在，就让我们看看这只行动中的老鼠吧。譬如，假定它受了欺负（而它差不多是常常受欺负的），而且它也想复仇。恶意，在它心中也许会比在 L'homme de la nature et de la vérité（自然与真实的人）的心

中积蓄得还要多些。对欺负者以怨报怨这种丑恶的卑鄙的欲望，在它心中也许会比在自然与真实的人的心中打算得还要凶狠些；因为自然与真实的人，由于他的天生钝根，会认为他的复仇干干脆脆就是正义，但是老鼠呢，由于它的特别灵敏的知觉，会否定这是正义。终于，来到事实了，来到报复行为本身了。这只不幸的老鼠，除了一种原有的丑恶之外，老早就堆积了这么些别种的问题和疑虑之类的丑恶在它周围，并且它把这么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所以它不由自主地在周围积聚了一些致命的劣酒、一些发臭的污泥——那是由它的疑虑和激动，乃至由直接行动者向它唾来的涎沫构成的——而人们却以判官和独裁者的姿态庄严地在周围出现，对着它嘻嘻哈哈发出健康的笑声。不用说，它只好摇摇自己的爪掌，带着一种连它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假作蔑视的微笑，含羞地逃回自己的洞穴里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这些病态的思想——称之为感觉比称之为思想更真实些——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主要内容。他喜欢去发掘不明确的、错综的下意识的领域，虽然他主要地还是耙松了所谓下意识的上层——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社会性的积层，就是那些掩盖了我们健全的天性、而且部分地像铁锈腐蚀了铁那样损害着这天性的尘垢和污秽。

他觉得自己仿佛是某种黑暗的与人为敌的力量底喉舌，他不断地对那些主要地追求充分的个人自由、要求别人承认他们有使用一切、享受一切、不受任何约束之权利的人们，指出他们的有害的憧憬。

这或许是虚无主义吧，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有其果敢，但到底是个胆怯的人，他相信神的存在，而且，虽然他